

碳殖民主义：历史源脉、概念阐释与本质批判

吴红涛

摘要：碳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碳贪婪”的特殊产物，不仅确证了资本主义疯狂掠夺碳资源的历史行径，还深度揭示了资本主义悄然进行碳排放转移的现实意图。出于资本欲望和霸权野心的双轮驱动，资本主义将碳殖民精心拆分为采取暴力手段对其他区域实施的碳掠夺、无节制使用碳资源对全球地表造成的碳污染、巧妙利用生产外包和消费漂绿而隐匿开展的碳转移三种主要形态。碳殖民主义延承了殖民主义的空间性，其直观显现为“坐北朝南”的地理标位，喻示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不发达国家强加的碳剥削、碳压榨与碳控制等殖民行径。碳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生产了供给碳资源与容纳碳排放的实体空间、中心与外围等级之分的差异空间、气候恶化与生态破坏的自然空间，其背后映射了碳殖民主义所内构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碳排放合理化的历史先占逻辑，以及以碳治理为遮掩的剩余榨取。当以领土统治和主权依附为内核的传统殖民淡出历史舞台，碳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在全球布局新型殖民霸权提供了可能，这一问题亟待引起批判性关注。

关键词：碳殖民主义；资本世；碳排放；空间；剥削

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6)02-0073-10

伴随着环境污染的日趋加剧和地球气候的不断恶化，近年来国外学界经由马克思的理论资源及其哲学方法论，开始批判性地审视由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开启和主导的各类非正义生态政治实践，“气候帝国主义”（Climate Imperialism）、“能源帝国主义”（Energy Imperialism）、“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生态法西斯主义”（Ecofascism）等诸多学术概念陆续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揭橥与批判资本主义生态霸权的重要理论武器。然而一个亟待引发关注的悖论是：一方面，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全球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各个地理区域都产生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出于自私自利的本性，想方设法地在透支自然的同时又全力避免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给其自身所带来的损害。那么，资本主义如何去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先在悖论，从而“独善其身”地延续其一以贯之的生态政治，便成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虑和严肃面对的重要问题。

从这一特殊语境出发，“碳殖民主义”（Carbon Colonialism）为此提供了一个具有启思价值的视角，其不仅确证了资本主义持续破坏地球环境的不争事实，还以反霸权的历史立场深度映射了资本主义通过“碳殖民”来实现生态危机地理转移的伪装行径，进而还原“资本主义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历史动因”^{[1] (P133)}的真实本相。尽管国外已有少部分学者陆续关注到了“碳殖民主义”的某些议题，但论述较为单薄，大多停留在现象层面的简要描述而缺乏更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国内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帝国主义及其批判研究”（20BZX012）

作者简介：吴红涛，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coolwht@foxmail.com（浙江宁波 315100）

界目前也暂无与“碳殖民主义”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碳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概念内涵、现实效应及其伦理后果进行专门的批判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问题意识：从“资本世”到“碳贪婪”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希律王式的掠夺”来形容资本主义对工人，尤其是童工的无情剥削和残酷压榨^{[2] (P464)}。作为古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统治者，希律王在《圣经》中被描述成追杀幼年耶稣以及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以下所有婴孩都杀死的暴君，其因此被视为臭名昭著的混世魔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喻为“希律王”，形象映射了资本主义只顾自身利益而不惜一切手段剥夺他者的本质。当然，被资本主义剥夺的“他者”，不仅涵盖了马克思论及的工人与劳动者，还包括非人化的自然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强调，资本主义获得幸存的前提是无休止的扩张，为此其必然在地球上到处搜寻自然物质资源，“自然不仅为生产提供主体、客体和生产工具，而且其本身也全部成为生产过程的原料”^{[3] (P71)}。而擅长以“掠夺式积累”来聚敛财富的资本主义，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取用是无伦理和无底线的，为此其必将对自然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出于这种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通过提出各种新的“世”（Epoch）概念，来反思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给地球环境带来的危害，譬如“人类世”（Anthropocene）、“负人类世”（Neganthropocene）、“克苏鲁世”（Chthulucene）、“种植园世”（Plantationocene）、“机器世”（Machinocene）、“宇宙世”（Cosmoscene）等。其中尤以“人类世”最负盛名。这个最早由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的地质学名词，被学者们广泛借用至各个领域，特别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生态政治的批评上——“在‘人类世’的环境危机中，我们需要批判资本主义”^{[4] (P93)}。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把“人类世”看作是资本主义主导“自然/社会”二元对立论的最高阶段^{[5] (P3)}，而贝拉米·福斯特（John B. Foster）更是将其2022年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直接命名为《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生态废墟或生态革命》（*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在该书导言中，福斯特指出“人类世”始于1945年二战结束时，数百次核试验以及塑料、石化产品给地质施加了无以复加的影响，而这个时期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人类世被视为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代，高度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其主要推动力”^{[6] (P3)}。

然而，以“人类世”来专门喻示“资本主义”又引发了难以回避的歧义，因为“人类世”这个概念指涉范围太过于宽泛。在很多情况下，它更像是超脱资本主义疆域从而进阶到人类整体性的时代境况，“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全新世向人类世转变期”^{[7] (P195)}。为此，在批判资本主义独特的生态政治上，有学者倡导以更为精准的“资本世”（Capitalocene）来替代原初的“人类世”。其中，以杰森·摩尔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两位最具代表性：“唐娜·哈拉维、杰森·摩尔等学者进一步提出‘资本世’一词，用来指人类世中最晚近的时段，即资本主义结构已深层次地改造了人类的文明秩序，进而影响了行星面貌”^[8]。在《生命之网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中，摩尔对“人类世”概念进行了新的延伸，认为在“如何概念化危机的起源”方面，“资本世”比“人类世”更有利于人们看清问题的本质，并指出“资本世”显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它是“由赋予资本无尽积累特权的关系所塑造的”^{[9] (P176)}。而在《与麻烦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一书中，哈拉维首先批评了“人类世”的局限性：“‘人类世’的科学

过于包含在严格的系统理论和称为现代合成的进化理论中，尽管它们具有非凡的重要性，但事实证明，它们无法很好地思考共生、共生基因、发展、网状生态学和微生物。对于充分的进化理论来说，这很麻烦。”在此基础上，哈拉维认为“资本世”更能够凸显那些“未造”也即未被发现的“关系”，其深刻内嵌了“资本主义的实践”^{[10] (P49-50)}。而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学中，我们能够清晰捕捉到“资本”作为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内核元素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只以资本作为自己的尺度”^{[11] (P259)}，因而“资本世”显然昭示了一个专门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新世以及这个资本新世对地球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因而“资本世”是两种关系的交织：其一是资本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二是资本主义与地球环境的关系。

那么，置身于“资本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由何种具体路径对自然界与地球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负面效应呢？对此，我们需要将视线转移到“碳”（Carbon）这个与环境密切相关的话题上来。在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现代世界里，很多生态环境问题，譬如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大气污染等，从根本上看，其实都是高碳能源和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的问题。尽管在构成地球的诸多元素中，碳并不是体量上最大的那种（远不如氧和硅），然而碳却构成了所有生命的基础结构和关键燃料，“碳是元素中的平民国王，在自然界中扮演从琐碎到超凡的各种角色，在这么做的同时，也控制了我们以及生命的样貌”^{[12] (P2)}。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人类的起居饮食，还是劳作与工业生产，都与“碳”发生着极为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就强调：“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13] (P4)}碳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是生命基本构成元素的客观真实（碳基生命），生物体内绝大多数分子都含有碳元素；还体现在碳是重要化合物和能源的核心成分（如煤炭、金刚石、天然气、石油等），焦炭、炭黑和活性炭更是被直接运用到工业生产中的三大关键原料；此外，碳还是能源使用后排放的产物，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碳排放”的规模通常也映射了能源占有和工业生产的规模。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必然也与“碳”存在着无可割裂的关系。2015年，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新生代学者蒂姆·迪·穆齐奥（Tim Di Muzio）提出了“碳资本主义”（Carbon Capitalism）概念，认为“如果没有丰富、负担得起和可获得的化石燃料，资本积累的规模和普遍化以及高能量密集型形式的社会再生产是不可能的”^{[14] (P6)}。尤其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显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更是对“碳”怀有如饥似渴的欲求，用哈拉维的话说，这显示了一种“碳贪婪”（Carbon-greed）^[15]。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碳贪婪”最原始且最典型地表现在煤炭问题上，“煤则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贡献了相当于数百万年来以其难以想象的容量所容纳的太阳能”^{[16] (P8)}。自英国从蒸汽机的发明中开启工业革命序幕以来，煤炭就无可争议地主导着资本主义大国的各类生产活动，在那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机器的运行都需要以煤炭作为主要驱动能源。在煤炭之外，资本主义的“碳贪婪”还鲜明体现在其对石油等碳基燃料的长期觊觎上，为了争夺石油资源和树立石油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不惜在全球各地发动各种战争。然而煤炭和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无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获得持续性的供给，悖论由此而生：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资本的无尽累积和利益的无限拓殖，需要牟取和化用源源不断的碳资源；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有限的领土疆域和资源版图，又难以满足它对碳基资源的无穷索取。为此，善于扩张与征战的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回到《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殖民逻辑——“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13] (P32)}，通过侵略、抢占和剥削其他地域资源的方式，为其“碳贪婪”提供切实可行的现实保障，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态的“碳殖民主义”从此也开始浮出水面。

二、碳殖民主义的概念解义及其具体呈现

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主导的殖民主义一样,碳殖民主义首先内含了殖民主义的一般特征。通常认为,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衍化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种对外统治形式,“殖民主义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为资本家剥削国内外人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建立统治地位服务的”^[17]。《现代汉语词典》将殖民主义解读为“资本主义强国对力量弱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的政策”^[18](P1683)。为此有学者将殖民主义直观概括为资本主义主导的“一种统治形式、一种剥削形式,或一种文化进程”^[19]。从这个语境出发,碳殖民主义应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弱势国家施加政治意义上的碳统治、经济意义上的碳剥削或文化意义上的碳渗透。

学界目前对“碳殖民主义”的关注并不多,有限的论述和阐释也似乎都简化了此概念应有的内涵范畴。“碳殖民主义”一词的完整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发布的一份同名报告。该报告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所谓的碳固定排放项目实际上正在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打开大门。而后“碳殖民主义”开始被少部分学者陆续使用,其有时指代资本主义以碳排放交易之名所建构的“气候欺诈”(Climate Fraud)^[20],或资本主义国家对乌干达等非洲国家所进行的“碳抵消”欺骗^[21],有时又指代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对碳排放的影响^[22],或资本主义碳排放对全球变暖造成的负面效应^[23]。2023年,伦敦大学劳里·帕森斯(Laurie Parsons)教授出版的《碳殖民主义:富裕国家如何出口气候崩溃》(*Carbon Colonialism: How Rich Countries Export Climate Breakdown*),可谓是学界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以“碳殖民主义”为主题的学术论著,他认为碳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合法”隐藏其破坏气候的一种形式^[24](P94)。这些现有的碳殖民主义研究都侧重于强调资本主义碳排放的地域转移与全球气候恶化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碳”,主要是指二氧化碳、一氧化碳这类温室气体,而没有囊括煤炭、石油、化石燃料等由碳元素构成的碳基能源,此种维度上的碳殖民主义更像是“气候资本主义”的一个分支。

笔者认为,承接“殖民主义”的经典定义和“碳”的多面指向,碳殖民主义应然具有更为广阔的理论张力和阐释空间。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殖民主义内构的地理维度上。众所周知,历史上人们对“殖民”一词的使用,往往都是与“殖民地”(Colony)联系在一起的,殖民地构成了资本主义殖民的先在对对象条件。无论是词源上的“土壤耕种”或“迁徙”,还是成为统治对象的“殖民地”,都带有鲜明的地理属性,前者突出地理性的实践活动,后者凸显地理方位的固定区域。皮特·克洛克斯(Peter Crooks)曾细致梳理过“殖民地”一词的历史源脉与现代演进过程,指出无论是早期作为一种耕种语言的“殖民地”,还是后来作为一种批判话语的“殖民地”,都与“土地”“领土”等这些地理学概念息息相关^[25](P51-71)。德勒兹将殖民视为一种“事件”,这种事件即具体呈现为欧洲国家“占领某地的领土,并将它们变成基本上一样的土地和人民”^[26](P187-188)。此外,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广泛布局的殖民主义也肇始于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离开先进的地理勘探技术,殖民不可能实现,因为殖民首先意味着资本主义需要经由地理位移与地理征服来对他国施行政治统治和权力渗透,殖民过程某种程度上亦是地理规制的过程。因此辨析“碳殖民主义”概念,就必须把“碳”与殖民主义的地理学属性结合在一起考察。鉴于这种地理性维度,“碳殖民主义”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表现形态。

其一,采取暴力手段对其他地理区域实施的碳掠夺。资本主义出于早期原始积累的迫切需要,往往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他者进行赤裸裸的抢占、剥削和压榨,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耀眼、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

成的”^{[2] (P873)}。因而碳殖民主义的初始阶段，同样体现为资本主义对其他地理区域极为强势且直接的碳资源掠夺。穆齐奥强调：“如果没有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和石油）的发现和使用，资本的架构与规模，及其定性和定量的广度、深度与地理范围将会受到严重限制。”^{[14] (P10)}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碳资源对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意义，一旦掌握这些资源，殖民强权便拥有了改写全球经济版图的密钥。而以煤炭和石油为代表的碳资源，包括“从富含有机碳的岩石风化后释放出的碳、从陆地和海底火山中散发出的碳，到埋在有机与无机沉积层中的碳”^{[12] (P108)}，几乎都是地质演化与地质封存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是一种依附于地理的实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进入超出其领土疆域的其他地理区域（殖民地），并完成对该区域的地理勘探、地理开采和地理运输，才能实现殖民意义上的碳资源掠夺。历史事实也一再印证了，资本主义在海外大量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掠夺与强占以碳资源为代表的地理资源的过程。资本主义对碳资源的觊觎与褫夺本质上亦是对他国自然与社会的跨区域入侵。

其二，无节制使用碳资源对全球地表造成的碳污染。伴随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进展，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与经济体量，工业制造、机器运转、交通运输、灯电使用等都极其依赖碳资源的投入使用。资本主义将“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2] (P685)}，决定了其对碳资源的使用必定是无节制和无休止的。彼得·索尔谢姆（Peter Thorsheim）曾用“发明污染”（Inventing Pollution）一词，来批评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大量使用煤炭所招致的大气破坏问题。索尔谢姆以1800年的英国伦敦为例，指出该城市仅一年便燃烧了100万吨煤炭，“相当于平均一人烧一吨”，认为“英国之所以崛起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制造、贸易和帝国列强，是靠化石燃料烧出来的”^{[27] (P1)}。据统计，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28]。这种超出限度的碳使用自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碳污染，对全球地表及其生态环境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危害，其他区域被动承受着这些危害，资本主义实际利用了他者来为其出于私利所制造的诸多碳污染买单。回望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国家高歌猛进的工业之路背后，是一个个隐在但又无法忽略的“碳足迹”，其改变了地球表面的生态结构，同时也撕裂了其他区域原本平衡的生态格局。

其三，利用生产外包和消费漂绿而进行的碳转移。资本主义过量使用碳资源促成的碳污染，首先生成于资本主义国土内部，因此其也是第一时间经受污染的地方。为化解碳污染释放的负面效应，资本主义采取能源替代、生产输出和劳动转移的方式，将高度依赖碳资源的产业大量转移或外包到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代工厂、跨国工厂、海外种植园等一系列特殊生产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碳使用的“例外空间”。这些“例外空间”往往能让资本主义享受超低税率、宽松环保要求以及廉价劳动力，成为压缩生产成本的无声工厂，所有由燃料燃烧、化学加工与生产运输所产生的碳排放，都不再计入资本主义本国的碳核算。碳污染由此开启了隐在的地理换位，其内嵌了难以辨识的双重遮蔽：一是通过碳使用的地点变更，遮蔽了资本主义利用其他地理空间继续享用碳资源红利的事实；二是通过碳排放的空间转移，遮蔽了资本主义依然作为全球碳排放主体的真相。借用杰伊·威斯特维尔德（Jay Westerveld）1986年提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的这种碳排放转移视为一种“漂绿”（Greenwashing）^[29]。类似于违法犯罪的洗钱，“漂绿”意味着资本主义想方设法掩盖其“碳贪婪”本质，回避其作为全球气候恶化之源头的责任。

三、碳殖民主义的空间政治内核及其本质批判

由于“空间在地理学方法论中是一基本的组织概念”^{[30] (P249)}，因此碳殖民主义地理属性的背后，是与之密切关联的“空间性”。如学者指出的，殖民主义的空间性可以追溯到这个词的古希腊

和古罗马含义,即“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将新的领土投入使用”^{[31] (P27)}。碳殖民主义以“地理”为内核而对其他地域国家所推行的碳殖民专制,深度映射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空间政治。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32] (P189)}。资本主义之所以内构了别具一格的空间政治,与其自身与生俱来的空间矛盾密不可分。具体到“碳”问题上,无论是对碳资源的变态需求还是对碳排放的隐匿安置,都需要在空间上找到一个实在依托——何种空间为其提供碳资源?何种空间容纳其制造的碳污染?又是何种空间能替代它进行碳排放?如哈维指出的,为克服和消解碳的诸多空间性矛盾,资本主义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碳殖民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的独特产物。

碳殖民主义内部辐射的空间属性,直观显现为“坐北朝南”的地理标位。这里的“北”与“南”,表示“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两个不同的空间范畴。学界一般将“全球北方”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相对,“全球南方”则泛指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这些北半球以南或者南半球地区,也即人们常说的“第三世界”^[33]。所以,“坐北朝南”即喻示着置身北方的资本主义将欲望之眼和利益之网不断伸向南方落后国家的空间性趋向。进一步看,“坐”在空间方位上通常意味着一种稳定性和地位性,在空间感觉上又指向了某种安逸性和享乐性;而“朝”则意味着空间维度上的观看与把控。照此而论,碳殖民主义主张的“坐北朝南”,实际上就意味着全球北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不发达地区赋予的碳剥削、碳压榨与碳控制等殖民式强权。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嵌了资本利益无限增殖的冲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11] (P404)},这决定了其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空间载体及其范围。当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遭遇困境,其便转而经由全球市场寻求新的外部空间,从而将生产成本与资源能耗转移至“全球南方”国家。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生产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共谋关系:前者提供了不断扩张的动力机制,后者则构筑了这种动机得以实现的地理场域。

具体而言,碳殖民主义的空间生产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生产了提供碳资源与容纳碳排放的实体空间。这里论及的实体空间是一种有形可见的空间,即盛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碳资源的地质空间,以及承载和消纳碳污染排放的领土空间。碳殖民主义从各方面都沿袭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路径,把对他国领土的侵略转换为对碳资源产地的抢占,把对别国版图的统治转换为碳排放区域的干预。“资本主义贪婪的需求塑造了殖民地地理”^{[34] (P38)},碳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碳贪婪找到空间支点,其通常伴随着不对等的地缘关系。由于实体空间的大小决定了碳资源存量的大小和碳排放范围的大小,碳殖民主义对这种实体空间的追逐必定是无止境和无边界的。二是生产了“中心”与“外围”之分的差异空间。碳殖民主义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营造了碳权力和碳权利的不对等,其试图建构的是一种等级性空间政治。在这种空间政治机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凭借技术、经济和军事优势,优先掌握碳排放配额、碳交易市场以及碳资源项目,而贫困或落后国家则需要被迫接受碳减排压力、碳污染外包与碳信用抵押。以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派强调,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到“中心资本主义”再到“外围资本主义”的衍化,凸显了“依附性外围积累模式”^{[35] (P134)}的极端重要性。阿明所说的“外围”,直观含义即外在于资本主义的诸多不发达国家,外围资本主义即主张向外扩张转移和统治剥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36] (P11-12)}。殖民主义无疑是最典型的外围资本主义形态,将世界规划成高低等级之分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地区”^{[37] (P463)}是其重要特质。在这种空间逻辑下,自居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其碳霸权。三是生产了气候恶化与生态破坏的自然空间。无论碳殖民主义的形式如何多变,对“碳”的使用依然是其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的碳贪婪决

定其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的高碳化，而高碳化必然会给地球环境造成高压迫，进而导致日趋严峻的生态异化问题。被碳殖民主义污染的对象首先是第一自然域的地球，其次是第二自然域的国家。在瓦解传统生态屏障、侵蚀第一自然域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将碳污染扩散至承载人之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第二自然域。资本主义由此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了气候恶化和生态破坏的自然空间，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征服自然的线性膨胀，更是以牺牲第一自然域作为代价对第二自然域施行的扩张”^{[3] (P77)}。

由此可见，碳殖民主义在其空间政治中依然延续了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固有的暴力与不公，如马克思指认的：“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向外殖民，要实行殖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11] (P143)} 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38] (P377)}，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演化进程中必将不断突破空间的伦理界限，将更多本不具备资本属性的物转化为利益增殖的条件，碳使用、碳排放和碳治理在此过程中被归化为可占有、可利用和可剥夺的客体对象，并在全世界空间形成了一种新型殖民方式。作为殖民主义一种的特殊形态，碳殖民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在生态领域的延伸与强化。

一方面，碳殖民主义内构了资本主义国家将碳排放合理化的历史先占逻辑。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总是善于利用“过去支配现在”^{[13] (P46)}，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碳领域中占据的优势，根植于资本主义在工业化肇始期便率先对碳资源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掠夺与使用，以及由此而来所形成的巨量碳排放史。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经此构建了其在碳资源上的坚实物质基础，还将这种既往历史的碳优势转化为对全球大气排放空间的无理占有，使之正当化为一种为其独享的自然权利，其结果是在世界碳格局中催生了一种新的不公。通过气候谈判、碳排放权交易等手段，资本主义将剩余碳容量商品化，并依据资本权力进行等级分配。如此一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碳责任被无限淡化、碳权力被无限放大，而广大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则要被迫承担资本主义国家施加的碳减排压力。一如马克思说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3] (P690)} 同样，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在碳排放问题上采取的双标立场，马克思所说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即刻昭然若揭。

另一方面，碳殖民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以碳治理为遮掩的剩余榨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在于资本积累，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力以榨取剩余价值。在碳殖民主义语境下，碳资源成为新的生产资料，被资本主义国家以殖民方式垄断与分配。而碳殖民主义之所以未能引起人们注意，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善于将碳问题内构的权力支配与利益汲取，包装在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碳治理话术模式之下，营造某种责任共担的文明虚像，“随着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资本家为了维持国内社会稳定、推动资本逻辑的运行、压制工人阶级，又开始推行一种‘文明’的平等规则，实际上行使的是对剩余价值的隐秘剥夺”^[39]。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具有将具体、多元的社会现实强行化简为抽象价值单位的倾向，从而在形式平等的表象下维系实质上的支配关系，为此恩格斯提醒人们应注意“资本主义生产的骗术”^{[40] (P213)}。当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碳排放统一计量与交易体系，正是这一话语骗术的延续，它将不同国家在地理、历史、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上的碳差异，通约为同质化的碳额度或碳信用，其非但未能矫正资本主义从历史沿袭而来的非正义碳秩序，反而进一步固化了发达国家对于“碳剩余”的殖民式攫取。这里的“碳剩余”，借用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特指资本主义通过碳排放转移，将生态代价外化至全球其他空间所形成的新的剥削机制。资本主义倚仗其技术优势与经济优势，迫使很多国家以高昂代价换取本应共有的碳权利，使这些国家从而沦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榨取的变体，为资本主义持续提供“牺牲另一些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38] (P823)}。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

寄生性”^{[41] (P392)}，在此获得了完美演绎，它告示着资本主义的财富牟取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劳动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也不再停留于传统殖民所崇尚的领土扩张。身披碳治理外衣的碳殖民主义，成功使得资本主义在生态恶化与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仍然能够维系其不正当的碳霸权与碳利益。

四、结 语

时至今日，当人类历史从“风化时代”过渡到“碳能源时代”再到当下的“后碳时代”，地球环境问题一直处于不断加速变化的进程之中，“气候资本主义”(Climate Capitalism)的尽头，是无可回避的“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尤其是那些受资本主义霸权钳制的诸多落后国家，更是长期遭受碳殖民主义带来的碳污染问题，并背负着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漂绿”而反向施加的碳排放污名。碳殖民主义披上了“资本世”的面纱，资本欲望和权力财富的双轮驱动以及主张掠夺与侵略的“帝国式生活方式”，使其永远都不可能放下“碳贪婪”的陋习。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38] (P366)}，当以领土统治和主权依附为内核的传统殖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碳殖民主义以其隐匿性和伪装性的新殖民方式，为资本主义在全球布局新型殖民霸权提供了可能。因此，批判性地分析碳殖民的历史源脉、概念内涵及其内在本质，警惕碳殖民主义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无疑显得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 [1] [美]南希·弗雷泽. 食人资本主义[M]. 蓝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 [4] [日]斋藤幸平. 人类世的“资本论”[M]. 王盈,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
- [5] Moore, J. W.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M]. Oakland: PM Press, 2016.
- [6] Foster, J. B.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 [7] [英]杰里米·戴维斯. 人类世的诞生[M]. 张振,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 [8] 吴冠军. 从人类世到元宇宙——当代资本主义演化逻辑及其行星效应[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5).
- [9] Moore, J. W.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5.
- [10] Haraway, D.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美]埃里克·罗斯顿. 碳时代: 文明与毁灭[M]. 吴妍仪,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9.
- [14] Muzio, T. D. *Carbon Capitalism: Energy,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 [M]. London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5.
- [15] Haraway, D.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J].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2015(1).
- [16] [美] 巴巴拉·弗里兹. 黑石头的爱与恨: 煤的故事 [M]. 时娜,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17] 高岱. “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考释 [J]. *历史研究*, 1998(2).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9] Horvath, R. A definition of colonialism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2(1).
- [20] Bachram, H. Climate fraud and carbon colonialism: The new trade in greenhouse gases [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4(3).
- [21] Lyons, K., P. Westoby. Carbon colonialism and the new land grab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4(4).
- [22] Hoefle, S. Beyond carbon colonialism: Frontier peasant livelihoods, spatial mobility and deforestation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J].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13(2).
- [23] Robie, D. “Carbon colonialism”: Pacific environmental risk, media credibility and a deliberative perspective [J].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2014(2).
- [24] Parsons, L. *Carbon Colonialism: How Rich Countries Export Climate Breakdown*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3.
- [25] Armstrong, J., P. Crooks, A. Ruddick. *Using Concepts in Medieval History* [M].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 [26] [澳] 保罗·帕顿. 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M]. 尹晶,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 [27] Thorsheim, P. *Inventing Pollution: Coal, Smoke, and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800* [M].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8] 罗国芳. 起底西方气变政策背后的“碳殖民主义”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3-12-6(08).
- [29] Seele, P., L. Gatti. Greenwashing revisited: In search of a typology and accusation-based definition incorporating legitimacy strategies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5(2).
- [30] [美] 大卫·哈维. 地理学中的解释 [M]. 高泳源,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31] Cooper, F.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M].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32] [法]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33] Dados, N., R.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J]. *Contexts*, 2012(1).
- [34] [美] 苏贾. 寻求空间正义 [M]. 高春花,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35] [埃及]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M]. 高钰,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36] [阿根廷] 普雷维什. 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 [M]. 苏振兴, 袁兴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37]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M]. 罗荣渠, 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3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9] 刘少明.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伦理的运行机制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M].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6).
- [4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Carbon Colonialism : Historical Origin, Concept Analysis and Essence Criticism

WU Hong-tao

Abstract: Carbon colonialism is a special product of capitalism's "carbon greed", which not only confirms the historical behavior of capitalism's crazy plunder of carbon resources, but also deeply demonstrates the realistic intention of capitalism to quietly transfer carbon emissions. Driven by capital desire and hegemonic ambition, capitalism meticulously dismantles carbon colonization into three main forms: carbon plunder in other regions by violent means, carbon pollution inflicted on the global surface by unrestrained carbon consumption, and covert carbon transfer achieved through production outsourcing and greenwashing of consumption. Carbon colonialism has inherited the spatiality of colonialism, manifesting visibly as a "North-to-South"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which indicates the colonial acts of carbon exploitation, carbon squeezing and carbon control imposed by capitalist countries o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Carbon colonialism has produced the real space for supplying carbon resources and accommodating carbon emissions, the difference space betwee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levels, the natural space for climate deterioration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for capitalism, which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eemption logic of rationaliz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built by carbon colonialism and the residual extraction disguised as carbon governance. When the traditional colonialism with territorial rule and sovereignty dependence as the core faded out of the historical stage, carbon colonialism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capitalism to deploy new colonial hegemony in the world, which urgently needed our critical attention.

Key words: carbon colonialism; capitalocene; carbon emissions; space; exploit

(责任编辑 孙洁)